

津逮秘書

程史
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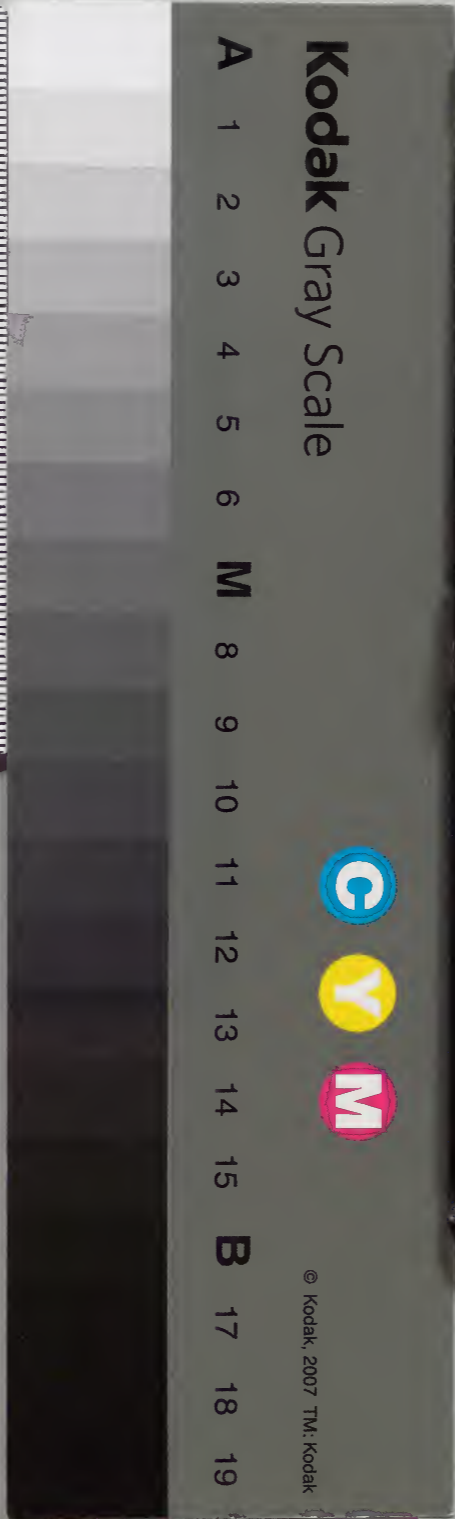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七一函	三一六冊	漢書類	
五架	一七八冊		

第八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	(97)	
函號	371		2

九十六

97



程史目錄

卷第一

十二則

張紫微原芝

藝祖禁讖書

徐鉉入聘

石城堡寨

湯岐公罷相

南陔脫帽



程史

目錄

及古閣

張元吳昊

王義豐詩

琵琶亭術者

汴京故城

施宜生

晉益杆

卷第二

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犇麤字說

李順吳曦名識

隆興按鞫

東坡屬對

富翁五賊

太學祭齋牌

泉江三地名

牧牛亭

點鬼醞夢

望江二翁

劉改之詩詞

金華士人滑稽

賢已圖

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梓潼神應

機心不自覺

館娃浯溪

天子門生

姑蘇二異人

趙希光節槩

稼軒論詞

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周夢與釋語

鄭廣文武詩

九江二盜

葉少蘊內制

宣和御畫

乾道受書禮

一言悟主

蘇葛策問

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部胥增損文書

看命司

宣和服妖

安慶張寇

陽山舒城

宸奎堅忍字

何處難忘酒

見一堂

義驗傳

鳳凰弓

大小寒

趙良嗣隨軍詩

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讖

鐵券故事

鴻慶銘墓

蘇衢人妖

快目樓題詩

記龍眠海會圖

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贄啓

楚齊僭冊

優伶談語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職

紫宸廊食

阜城王氣

袁孚論事

鸚鵡諭

月中人妖

牂牧相衛

解禪偈

玉虛密詞

太歲方位

逆亮辭怪

杜史

目錄

及古閣

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狀元雙筆

堯舜二字

正隆南冠

鼈渡橋

燕山先見

蠲毒圓

憲聖護醫

魯公拜後

金陵無名詩

萬歲山瑞禽

王涇庸醫

黑虎王醫師

卷第十 八則

永泰挽章

殿中鵬

劉蘊古

大散論賞書

成都貢院

萬春伶語

山谷范滂傳

紫巖二銘

卷第十一

八則

李白竹枝詞

蟻蝶圖

周益公降官

番禺海獠

王荆公

尊堯集表

三忠堂記

臨江四謝

卷第十二 十三則

王盧溪送胡忠簡

秦檜死報

呂東萊祭文

猫牛盜

味諫軒

龍見赦書

丹稜異巘

鄭少融遷除

沙世堅

淮陰廟

金鯽魚

張賢良夢

乾坤鑑法

卷第十二 六則

范碑詩跋

晦庵感興詩

武夷先生

任元受啓

冰清古琴

選人戲語

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八陣圖詩

開禧北征

泗州塔院

二將失律

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內禪頌

愛莫助之圖

慶元公議

楊民議命

獻陵疏文

李敬子

黃潛善

郭倪自比諸葛亮

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奉詔移偽齊檄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永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律詩

題翠巖寺

寄浮屠慧海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詞

滿江紅

小重山

亦齋雜著

經進百韻詩

顛天辯誣通敘

附劉瑞雜著

孝娥井銘 有序

王公祠記

目錄

桂史

汲古閣

程史目錄

程史卷第一

十二則

相州岳珂亦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垂意祖烈詔擇秦支並
建二王邸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芝生太宮百
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
芝紹興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廟楹當仁宗英宗之

室詔羣臣觀瞻奉表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按書郎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爲公授我英宗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饗有燁茲芝胡爲乎來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廟產旃曷不于他于二

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聖天子告我聖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聖天子爲萬世利蠢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我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上得之喜卽擢爲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所別迄

于建儲云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

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巳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
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寔來及竟例
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
選請于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
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
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
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
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

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旣無與之隲
復者亦勅且默矣余按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
朝若使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
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
王師征包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
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
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其視騎
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

者近世或槩爲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
鑰嘗出手編辨鸞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
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蓋
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于右宿
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
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

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
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
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
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木上雨花臺城
中秋毫不能遜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
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
皆古石頭頽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
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

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
闕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解此冤哉隗協
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
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帥淮東築維揚城又旁築一
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
不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煩言罷洪

文安遵在翰苑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
祠去孝宗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
适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
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
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兩朝再罷相乃累
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
科時與文敏邁實同年云

南陔脫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
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案第十三方能言珠
帽襖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薊雲綵鼇
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
馭皆恇擾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
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咳也曰
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
叵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

南咳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咳
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
已竊跡其後旣負而趨南咳覺負已者之異也亟
納珠帽于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咳過之
攀憶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
上閣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
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
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

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
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
已如此南陔來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爲不誦充
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張元吳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塞上
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
詩酒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帥叅安皆莫之知俟

無所適聞夏會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
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卽其都門之
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
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夏會詰
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尙不理會乃理
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
然異之曰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國史
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

容齋三筆其爲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
會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
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
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
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榦參天一
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

龍百斛珠其二曰庄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
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
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卑之
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
陰之計矣紫微益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
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
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
爲不及旣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

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
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
刻江泮其出於藍者蓋鮮按官馮椅爲之序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爲重華宮光宗既
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時
先君召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裊小
憩亭上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

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重
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
掩耳起亟以數環謝遣之旣而甲寅之事果如其
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證
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脩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
訕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

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卽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鑿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俾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撒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

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旣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

鱣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鑒子有奇相故欲驗子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躡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訂建劔宜生心欲以嚴莊尙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于以祕策汝爲恨得之晚亟奪用

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曰者燕客執事咸餽而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欲然不怡此魚

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
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
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
之舊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贖之金隱之
納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
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于
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
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

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
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
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
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
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
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
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
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爲

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
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諜者傳造舟調
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
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度語曰
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
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釁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寔
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
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
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淮人能言
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而俠
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惟埋於先一折
枝而贖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國史逸其事余
聞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晉盆杆

余居負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爲戎帥
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塗

塹版築咸得而舂致之無孰何者遂罄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隕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甕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隕墜周半墮骨髮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盃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尚熒熒取之卽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

盃中有甘蔗節它皆已化有小甕餅如硯滴竅其背爲蝦蟇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藝器有銅帶數鈎髹合餘者一片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環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杆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甕著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墜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既哀而揜之既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埋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

百餘載是時蓋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
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篋範必
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爲起於
唐韋陟五朶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
非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
驪山人魚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吊冥漠君文
亦有蔗意其殺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墮皆碎裂
餘或爲親識間持去盆杆僅在而余侍親如閩留
于家丙辰歲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
泉監家人懼杆復借送官獨盆偶積它所今乃歸
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亦重可歎也因志于此
以俟博識

程史卷第一

程史卷第二

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為吳儲
 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
 陜為太宮又南為相府斗拔起數峰為萬松八盤
 嶺下為鈞天九重之居右為複嶺設周廬之衛止
 焉舊傳識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
 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

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
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
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
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
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
有鬱葱之符秦檜顯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
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裕天閣之故基也非望
挺凶鬼瞰其室檜薨于位熺猶戀戀不能決去請

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留涖家廟以爲復
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
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
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
歲時燁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
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薨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
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寔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
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

莫得而妄據云

犇麤字說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
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贖微窳窮制作某不敢知
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
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
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爲
變黨伐之論於是浸闡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

也

李順吳曦名識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
正月己巳卽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使王繼
恩克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
歸款于虜甲午卽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亥
隨軍轉運安丙奉密詔梟曦于興州說者析順字
謂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

被戈較其卽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嘻亦異矣

隆興按鞠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鳩躬御鞍馬以習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幣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勤逸入廡間簷甚低觸于楣俠陛驚噓失色

亟奔湊馬已馳而過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蓋與藝祖抵城挽髻事若合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東坡屬對

承平時國家與遠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寔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

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旣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斂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反辭舌不敢

復言他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向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

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
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
等人耶旣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嘗以誑
誤繫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詔赦之是歲臚傳有因
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轡
入圍司同父見之不悅終期集如始見云

太學祭齋牌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
率祭之遂以爲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
已羣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緇代之謂之叨冒爵
中皆有數鴨脚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凡今
世之登科級者人或竊以此目之則怫然而怒孰
知堂堂成均乃有願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蜡狂
之戲以弛張觀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業立禮
齋嘗爲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間皇城使蘇某者墓後壟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衛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石門澗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傳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于朝有詔夷鏟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以爲所畏者

犬厭耳遂烹羣犬而寘骨焉釘以銅爲書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爲厭勝是爲童丁說皆不根誕謾然余嘗親歷其地坵乃一平疇在大阪中支阜之下猶十餘里所止處初無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質劑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精者矣一男子謂某所有某氣輒隨而發之戕人用牲勞民以夷壘

詰應於恍惚固清朝之所不爲也他所如此名者
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襲而益訛考之
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運錄有唐金州刺史
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巢谷金桶水
一事不書於唐史蓋不經之說而余所書崇寧鑿
阜城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

去五里金碧相照楊誠齋嘗乘輶過之題詩壁間
曰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
心未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
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
復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
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爲奏垂上
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余
嘗過其地二刹正爲其家不檢子孫所撓主僧相

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歸之官刻大碑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始稍復振檜墓前隊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臥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已矣檜在虜不久卽逃歸撻辣實縱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黠鬼醞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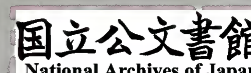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旣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穀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爨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

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
 榜陳于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
 泣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盃吏不敢以告也宛陵
 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于南宮將赴廷對去
 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
 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
 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
 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

常繼之者曰唐虞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
 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
 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非
 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能誦
 傳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為僚皆親聞其
 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為其



毋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圈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窰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

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鞆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設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皆不及他翁旣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寘之柞實縑于篋酌酒于竿而告

之曰子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股請以此為翁壽翁
 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
 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為治則
 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
 是用敢以為請凡子之為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
 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
 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
 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為是必
 為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
 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
 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
 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饜幕吏吏因
 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敷原王安
 世遇英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躡奇吊古多見

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
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
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
遊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
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
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
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爲謫仙一朝放迹金陵
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

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
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
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爲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
喜囑余爲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
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弃疾帥越聞其名遣介
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倣辛體沁園
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肩醉
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

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
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
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
南北高下雲堆浦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
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幸得之大喜
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疊疊皆似
之逾喜垂別賙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
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

出唐詩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
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
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坐中烘堂一笑
旣而別去如崑山大姓某氏者愛之女焉余未及
瓜而聞其計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
陵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言之於
邑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曰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觀之宰德化暇日爲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賢已圖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絃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

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程史卷第二

程史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建炎庚戌狄騎飲海上躬御樓船次于龍翔秋駐
蹕會稽時虜初退師尚宿留淮泗朝議凜凜懼其
反旆士大夫皆有杞國之憂范丞相宗尹薦朝散
大夫毛隨有甘石學有詔赴行在所隨入對言按
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
與日合于房房心宋毫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

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留于張柳張河洛分也故
湯征無敵餘慶馳衍猶及微子武王定鼎郊鄗而
周公迄營成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當躔而興
宋自此虜必不能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
願修政以應天道上大喜既而果不復來紹興辛
巳逆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虜且送死詔
以問太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
親征詔書故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收淝水
之勲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是冬
亮遂授首二事之驗不差毫釐蓋宋國之號而吳
則今時巡之所都天意篤棐於是益昭昭矣隨家
衢之江山後亦不顯

梓潼神應

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
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覘
力慫恿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

梓潼自玠璘以來事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脩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魚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顧逆謀堅決觸之且俱靡惟徐圖可以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獲嘉之績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蓋嘗正書見于闕武堂逆黨恇潰以迄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瀘之變在京魏公鏗帥蜀時慶元己未余在中都親聞之其他蓋不可縷數去

機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頗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鏹告貨壅莫售日噐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卽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

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鏹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樣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揆閣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竅根於心雖鬼瑣弗自覺此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嘆也

館娃浯溪

靈巖中宮爲蘇永勝槩吊古者多詩之近世王義豐楊誠齋爲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哇吟余得之王英伯錄臧焉義豐賦館娃曰汎浮玉之北堂得館娃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唾也奚以弔爲哉夫沈湎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鍾鼓者胡可以弗考聞管籥者民

喜而相告苟厥妃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
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妹喜商有妲已周有褒
姒而吳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有六
嬖威公以興正而不譎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正
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其一已之內少有以自
適者舉不足以害成耶關大夫進夏德豈昏微子
得政商豈穢聞蘇公家父並用則烽火豈得妄舉
子胥不見戮則吳之離宮別館至于今可存抑夫

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諸
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自剖其骨
鯁而放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
何足問獨爲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
差不可愚苧羅之妹適足爲我娛胡得而竊吾之
符榮楯可居適足華吾廬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
良之旣誅始猖狂而自如臺兮姑蘇舟兮太湖食
兮鱸曲兮棲烏宿兮嬾嬾脩明兮夷光二八兮

分明捧心兮專房徑兮採香爨兮響廊笑倚兮玉
牀奈樂兮東方稻蟹種兮不遺爭盟兮黃池無人
兮箴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爲禾黍悉陂池
與臺榭倏一變而梵宇入笙歌於海雲令聲鍾而
轉鼓儼麋鹿之容與瞰僧儀而觀觀駭越壘以在
望奚五戎之閱武松引韻以嗚咽柳顰眉而凝佇
山黯黯兮失色水洶洶兮暴怒追此謬於千里本
差之於毫釐譬之養生捐其良醫逮疾作於中夜

惜藥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爲太息於斯焉蓋嘗
反覆于此竊謂種蠡亦可哂也勾踐方明舉國以
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衆戰何伐不定何至
假負薪之女爲是可恥之勝哉始其土城誨淫自
君終焉五湖合歡其臣青溪之典不正金谷之義
不立悠悠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脫鼎中之魚而羣
沙頭之鷺返耶溪之蓮而吐洞庭之橘竊謂越之
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太庸士目

既抉夫誰納忠可辜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責躬乎
公旣然雍相與歛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
風誠齊賦浯溪曰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
招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
里歛兩峰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
蕭然若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
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亭在
南嶓臺在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

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勇於好奇乃
疾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
心動毛髮森豎乃躋故步還至水滸削苔讀碑慷
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嘆曰惟彼中唐
國已膏肓匹馬北方僅或不亡觀其一過尙父日
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戮矣夫曲江爲篋中之羽雄
狐爲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夫水蝗稅民之
畝融豎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

祿兒唐獨不隊厥緒哉觀馬嵬之威垂渙七萃之
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
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
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
天下之事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於
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違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求
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爲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
不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

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
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
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蒞以耄荒則夫千麾萬
旗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
投機之會間不容穢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
進則百世之揚鱗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爲之九思
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
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峰江蒼茫而不見義豐賦中

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成大游誠齋則以環轍湘
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到處便
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趨霸之說不可
以訓如爲唐謀則忠今兩刹中皆無此刻而醒夢
複語往往滿壁間云

天子門生

盤石趙達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
事召歸爲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

以立威搢紳脅息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
之問知其家尙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
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
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
勸以毋怙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
何人哉君謂氷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
已歸猶弗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
檜大怒曰我殺趙達如獮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

爾耶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
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
醜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
化微聞其事十一月亟詔兼官朱邸繼復召對擢
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
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
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上意蓋欲以此破
前謗趙之未召寔爲東川僉幕總領符行中有子

預薦意其爲類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啓緘擲几
下旣而符氏子不預榜總因以他事捃撫之甚峻
然卒不能洿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姑蘇二異人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猷道僧蹤跡皆奇詭
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
吳人猶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陽朐山人書生也祖
執禮仕至朝議大夫世爲鼎族遭亂南來寓于郡

嘗授業于父已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既乃歸被草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驗臥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溲焉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傳蓑可瘳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孝宗在位忽夢有蓑而跣哭而來弟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左

璫時上意頗崇緇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卽世璫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寬上心上矍然憶昨夢輟泣而嘆璫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它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爲上大驚有詔諭遣不至上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圖所以膺佐餽承顏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贊而已問

所以來則曰陛下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命
璫承命惟謹何忽掉首吳音曰有中國人卽有蕃
人有日卽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旣復呼還曰所問
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
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菴
于觀之內親御寶跗書扁以寵之已而成肅正中
宮歸謝氏蓋本朝故事惟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
朱氏旣而惟從朱姓不復歸上意嘗欲以爲比而

未決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
殿宇旣燬欲試其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求
疏軸主者謾以與何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
使者果來旣答則曰我不能入覲以此累使者上
聞而益奇之會浙西趙憲伯驕亦爲之請遂肆筆
金闕寥陽殿額出內帑緡錢萬繪事一新以答其
意上每歲以璫將命卽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
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咸訝而請亟起于臥搖

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璫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許招而呼踵廬言之衆白何固未嘗出也因言所以其狀良是猷道僧者實本郡人爲兵家子少有所遇何舊與之友狎不知幾何時髡而鬻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頡頏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卽予之貧者何旣不趨召它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

來矣道僧竟來見于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罔測亦莫以爲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

厭代矣縞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
獨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
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丙午歲七十矣嘗言自牝
角見之顏色無少異蘇有安道士日從之游將倣
其爲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偕
慙而去余兄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喜韓
子師方爲守千騎每來則提擊而罵之亦有人所
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不以爲忤也道僧先數
年卒何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
辛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奇行
怪有不可致詰者故著之

趙希光節槩

吳畏齋獵諭蜀有邛守楊熹者頗從輶軒犴所聞
因道資中趙希光節槩甚悉余兄德夫時從幕府
得其書以示余楊之言曰趙昱字希光淳熙宰相
衛公雄之子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每謂存

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
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
考其恬退如此汎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
月不舍終身弗改先是衛公相孝宗皇帝一日奏
事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問他吳挺乃
去小孩兒解甚底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
曉事然以臣見挺雖有所長亦有所短上曰何故
公曰爲人細密警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君父又

恃其儉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
不得其地上曰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恢復
至德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摩袂
接悉取免敵錢大失民望迄以無功中原之人至
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爲西將西
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宣撫之任久矣
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裨雖陛下神武御將
百挺何能爲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爲子孫萬世之

計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後挺死朝廷雖略行其言
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昱每念衛公此語
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
賊以兵守蜀門弗果行於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
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亟貽書成都帥臣
楊輔謂逆雛驕豎干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
此直愚騃無知爲虜所啗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
樂從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爲因勸以舉義

遂絕粒至於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
置一劔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止如
是數四終不食而死熹所紀具是不復損益余生
雖晚尙及識衛公父子紹熙壬子冬先君捐館于
廣余甫十齡護喪北歸衛公以寧武之節來治于
洪余舟過章江亟命幕屬來唁親以文奠焉余已
卒無時之哭因謁槩下援手言疇昔獻歛不自勝
顧余甚幼遣使從先夫人求余程業頗奇其不懾

賞其詞語而憐其蚤孤也余歸未釋經而衛公薨
輜車西泝余輅希光于琵琶頰然溫厚今想見之
已足以信熹之傳時方暑待亭上親吏言希光方
治養生術以子午時有所行謝客移數畧乃得見
冲澹無競其素也衛公止一子希光雖重繼體之
託亦無訾云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
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贊謁刺而已余時以
乙丑南宮試歲前泣事僅兩旬卽謁告去稼軒偶
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
旣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
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
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
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
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旣而又

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
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
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
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
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
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
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

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
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
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竊
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
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
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痼乃
咏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
旣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骯髒欲以家世

薦之朝會其去未果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瑩中
嘗與余游偶及此次日携康伯可順庵樂府一裘
相示中有滿江紅作於婺女潘子賤席上者如歎
詩書萬卷致君人番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
賣劔酬黃犢慟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與
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
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它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
軒出一格律所攜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

庵詞今麻沙尙有之但少讀者與世傳俚語不同

執時今補少... 少齋昔與世對請不同

程史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
時罔羅人間以共怡顏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賈攜
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于內帶十三鈔鈔皆正透
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為元
日壽厄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
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

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進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周夢與釋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贊以啓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贊余適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研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薩埵乃

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于門而去闡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爲室間書皮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自號牧齋精史學議論疊疊起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愠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倅云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蒲福間颿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勿捕命以

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溟延祥隸帥闡廣旦望趨府羣寮以其故所爲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僚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于坐曰鄭廣麤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慚噓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二盜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畜犬數十皆西北健種晨繼昏縱穿窬者無敢睨其藩一日起觀扃鑰有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所從居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貲分塗一盜出蛇崗山將如贛吉晝日嘗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繁實夜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指負傷而逃至侯溪則指幾如股矣不能去臥旅邸中主人

責炊曰予無它藏獨餘鋌銀可斧而售旣而無碁不可碎歸之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時德壽宮中貴人劉奭廬石耳峰下持以求質奭曰姑畀汝萬錢詰朝歸汝餘金奭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邸賊證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爲僞券亂真歲以其券售舒蘄間得馬驢驅以歸美于肆以鬻盡復出人但見其驅至日多售用

日侈莫疑其所自來適黃有逋寇黃陂之捕吏卽
 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覺其意入肆啜羹坐
 而袒裼自禡其中呶于衆闕而出捕者以其變服
 弗之識也訝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見其入今暮
 矣杳不再覩是家非橐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則
 逸去而偽券之印楮簾白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
 夫二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虺捕吏無心
 而得驗天固以此啓之耶抑稔慝當露適因其所
 值耶犬不能吠詰之以繇則曰是夕也以豚蹄傳
 麻苧雜草烏烹之犬至輒投苧纏藥噤無復聲者
 馬驢每至賤賈而售使門庭翕然嗔咽旣非其所
 仰益可肆於廉取它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訾
 售之速耳市人弗覺也此盜亦有道者歟

葉少蘊內制

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
 言弗與而莫敢攖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



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衆論丁酉鎖院迺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

府故事爲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眡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眡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醲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頰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祐陵納告榻上竟

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
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
之華原意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閹宦之威也少
蘊自志其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雖曰檢校亦
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爲一去云洞霄在中朝從官
常莅之不專以處宰執南渡以後乃不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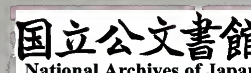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
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
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
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
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
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
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扣頭請
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
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鑲宮扉三十

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煖
 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
 畫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
 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
 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儼者第詳玩詩語似不
 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乾道受書禮

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母得擅易大臣秦檜既挾
 以無恐益思媚虜務極其至禮文之際多可議者
 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渝平孝皇以奉親之故與
 雍繼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為與國而此儀尚因循
 未改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陳正獻俊卿為相上一
 日顧問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騎兵于建康以示北
 向會歸正人侍旺未遣虜屢以為言正獻恐召釁
 執不可亟奏曰臣早來蒙聖慈宣問遣使事臣已
 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便當理會屬今者



有疑似之迹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萬一先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疑惑使者旣行只宜便相聽許猶爲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天下之人以爲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適蒙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旨本末今遣使不爲無辭臣之愚見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間因賀正使遣王卞偕行先與北館伴議論言朝廷將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

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犬羊豈可責以禮度則臣願陛下深謀遠慮磨厲以須忍其小而圖其大他時翦除醜類恢復故疆名分自正國勢自強在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淺陋愚暗念慮及此更乞宸衷少賜詳酌天下幸甚上爲少止而終以爲病其秋偕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顓對時范石湖自南宮郎崇政說書爲右史侍講天意攸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

先以陵寢爲詞而使使者自及受書以御札問正
獻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
特差泛使往彼祈請依巫伋鄭藻例施行卿意以
爲何如可密具奏來正獻復奏曰臣伏蒙中使宣
降到御札下咨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顧臣淺陋
豈足上當天問恭讀聖訓不勝感泣仰惟陛下焦
勞萬機日不暇給規恢遠略志將有爲痛祖宗之
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復精誠所感上通於

天天祐聖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憤切
思以仰贊廟謨爲國雪恥恨不卽日掛天山之旆
勒燕然之銘然而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
其萬全不敢爲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
以爲使者當遣但目前未可恐洩吾事機以實謀
者之言彼得謹爲備若鎮之以靜遲一二年彼不
復疑俟吾之財力稍充士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
往請所難往反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

我然後徐起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爲之有機動惟厥時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臣之愚暗安知時變不過如向所陳不敢改辭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疎狂直突罪當萬死惟陛下憐其愚而錄其忠不勝幸甚上不聽正獻遂去國范遷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丹陽郡

開國公爲祈請使以行上臨遣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甚安之王色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氈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范奏乞國書併載受書一節弗許遂行虜遣吏部郎中田彥臯侍御史元顏溫迓焉范知虜法嚴附請決不可達一不泄語二使不復疑

至燕乃夜蔽帷秉燭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辭云云大昕而朝遂懷以入初跪進國書隨伏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昨嘗附元顏仲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報臣有奏劄在此搢笏出而執之雍會大駭顧諱其宣徽副使韓綱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啓處耶自來使者未嘗敢爾厲聲令綽起者再三范不爲動再奏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雍會怒拂袖欲起

左右掖之坐又厲聲曰教拜了去綱復以笏抑范拜范跪如初雍會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以謝乃宣詔令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往來紛然旣而虜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兄越王不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果宣旨取奏去是日綱押宴謂范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嘆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范唯唯謝廷議方殷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會

外祖號任令公再世用事謀篡其國事敗而族蜀
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爲夏人所獲致之虜庭雍
會益怒范朝辭遂令其臣傳諭詰之范答以姦細
之僞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真書來印文皦然可
識范笑曰御寶可僞况印文乎虜直其詞遂不竟
十月范還虜之報章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
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有
大用意後八年迄參大政云受書乃隆興以後盟
書大節目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尚他有廷臣謀
議可參見日月尚邇惜乎其未盡聞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閣門事樞
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
范旣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
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
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旣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

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
事接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玉色
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
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
官日月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
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
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
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沉吟曰朕
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旬去上曰卿言引班
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旣而范竟不安
于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乾道八
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
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蘇葛策問

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
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

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廷首擿其事以爲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起宣仁臨朝爲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紛紛踰時始小定旣而亦出守紹聖崇寧治黨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爲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聖上懋建大中克施

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綜覈勵精適追寧考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逋慢而無刻核之迹隆牧養流豈弟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其問今見丹陽集中是時語忌最嚴而無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從哀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迺爾大異是蓋有命也

清意

一人計無

當破河其間今

峻林之極劉外養

林外二林而餘

百如忠崇事同

程史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
 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
 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會兀朮
 讀之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
 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
 能說虜也以孽子燧及其黨程克俊補釐故其文

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
 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
 況申遣使輶許光宗廟諱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
 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
 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
 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
 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
 人收拾金繒煩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
 知機事終望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為
 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它書多諂秦所謂奉春
 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取道夫端仁為余言其姍張氏不欲名
 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點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
 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
 者民素豪枳關環溪畜犬獒警吏莫敢闖其藩張

欲躬捕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
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鞫其橐侶
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繫而來賊證具以告之縣
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盜之至令訊爰
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
知之祈之掾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
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
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

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爲
然於法情理兇虐嘗懸購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試
或循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關陞薦削
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爲據
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負當入殘零張良窘
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苟我一昔
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席謂
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與

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辦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詡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卻盍爲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緡成約張貸其半千道夫同緡識于霸東周氏兩月不復來顧以爲妄相與深谷輕信徒取惕日忽夜三鼓有扣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

曰幸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觀之則名登于進卷矣張大駭旦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爲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然畀謝貲又厚以饋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汜事何庸知我旣而班見如彝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悶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闕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以告人

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矣筆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案故府胥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它曹夤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護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輩舞文顧賅謝乃其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積益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軋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謂之腰上

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開禧搶攘之後惟舒僅全嘉定己巳歲洊饑潰兵張軍大煽亂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頗得民馬益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鴟張

闖郡太守林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達路號于邦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爲父兄子弟非有掠殺之心也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視樓扁四顧曰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則入不然舍去一發中之登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惟尸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爲除之而已卽日去屯潛山營于真源宮將大其所圖基

以裒兵會有詔池陽兵千捕他盜偶遇之踵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莫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窮越山而跳繫道流而奪其中衣僞爲迸逸者告于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幟轟木間馬嘶廡下鉦鼓刁斗鞞鞞四發益信其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嘯而竟莫有出者宮旣蕩盡

以爲賊亦灰矣亟奏功朝廷初聞仲虎失守亟詔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大乃自望江劫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層樓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爲執訊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市而尼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真源無孑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瓦礫爲復營計今尙未完匹夫奮草莽凶歲常事然驟得一郡卽

市恩忍殺其志蓋不淺脫身煙焰智足周身卒以
所嗜敗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旣戰而棄鄞兀木入之卽日
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
稽天盤薄不得進兀木怒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
益猛自度不習舟楫桅舞舷側窘懼欲却而未脫
諸口也遙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

對曰陽山兀木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于陰山吾
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將如館頭亦
遇于風不爾幾殆蓋天褫其魄而開中興云龍舒
在淮最殷富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
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爲輸也

宸奎堅忍字

光堯旣與子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
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爲可喜效每落落淳

熙中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矣一日躬朝德壽從容醮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于選德殿壁辛丑歲將廷策多士貢名者或請時事于朝路間聞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且慮於程文不妥帖僅卽其近侶爲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終旣而御集英臚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

之遂爲第一益親擢也周伯兄常誦此事謂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余聞於其客劉達夫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爲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

空有酈好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寶王徐賣靖康此
時無一盞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
時違聊置畚運至卽登壇梁甫吟聲若干將寶氣
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
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
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景文它文極多
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
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

深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
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喑鳴
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閑雅不侔矣余嘗作一
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
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
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曰

姑遂其欲時何秩未真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詩而祖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積閥謂雖居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在故府時昌運爲左帑嘗因至北關送客吳勝之爲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義驗傳

吾鄉有義驗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驗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間虜至而逃畜孽滿野成徇地至花靨見病驗焉疥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爲主繫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毳復生日寘之槽櫪憇憇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

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
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
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槲候晨鴈驚行立
俟顧指盡午退以爲常馬或蹶茶不任相通融爲
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驗往始命鞍蹠鳴人
立左右驥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孰何乃以
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鞵來則帖耳
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

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
皆褻而騎相望後先驗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
鬣稍前卽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駑悍擯弗齒嘉定
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
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
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危敗之矣
或以鈎出其腋及韃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驗屹
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

之元礪有弟悍很恃執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踘進退折旋良愜卽不勝喜貯以上廩煮豆粟濯泉翦鬪用金玉爲鎧華鞮沃績極其鮮明羣渠皆醜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驗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怪之於是日游其驗於峒岷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

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驗以來驗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驗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驗也是異服者必其曾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俟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恥

其功之出於馬也沒踰之事踰之義遂不聞於時
居二日踰歸病傷不秣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驥
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踰之事信然夫不苟受
以爲正報施以爲仁吳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
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
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
塵絕景之技才不勝德媿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
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剡取著

于篇

鳳凰弓

鄭華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詵知雄州嘗以事詣
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徽祖敷奏明鬯大契
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彊遠弓式
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
卽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蘄王世忠因之
稍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剋敵亦詔起部通製至

今便焉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熙寧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詵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閣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

爲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日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徽之祈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口蹇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皇親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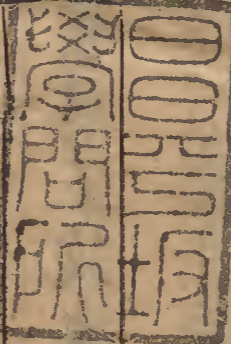
書八字墨蹟尚新但云霍氏之禍萌於駱乘而已
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駱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
若不少悟何耶

趙良嗣隨軍詩

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進益簡卷
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
月丁未推脩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
嗣實竄名參詳與轉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

既坐誅其所自爲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
蕩燬無收拾者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
女真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
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
上五鑿上京益今虜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
耶律氏之咸鎬豐沛犬羊固不足卹而良嗣世仕
其國身踐其朝貴爲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
殊無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

縱有名篇正亦不足錄況僅止爾耶五變乃上京
殿名保機之故巢也



外合

皇姓者其祖自為

